徐文長逸稿

徐文長逸稿卷之十五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評選　張維城宗子父較梓

王思任季重父

壽文

奉壽少保公母夫人序　繼母　貝兩亭開府

丈夫鵲居而豹隱其英毅淵遠之氣發於顧盼欬訖之間見於幹濟積散之實足以攝一家重一鄉而蓋一邑名聞於四達之衢是人者凡人欲仰而視之不易得也然而必有爲其妻者焉得耦之以爲夫丈夫

虎視而龍躍其功烈垂于萬年其望震天下其威之所及遠在扶桑日出之外位之所致兼上卿保傅之崇其爲 天子之所知遇則出尚方之所有倚毗慰勞之言日馳而月至是人者凡人欲仰而望之不易得也然而必有爲其母者焉得俯之以爲子夫所爲不易仰者非我師翁少保公其人而所謂不易親者非我師翁之尊公其人乎夫不易親者得耦之以爲夫不易仰者得俯之以爲子人皆謂方太夫人之福亦旣超然盛矣而張太夫人一旦從而繼之固有方

太夫人所不能兼之於前者而太夫人能兼之於後而我公日視夕問出於祿養之外又且以事方太夫人於昔者而事太夫人於今盖太夫人之福至是而極盛其德亦至是而太有所徵矣今年爲太夫人七十壽五月廿有五日實其生辰時幕下之士某輩與賓游所嘗入幕而侍者相與言曰我公視吾輩猶子其於太夫人則諸孫行也顧屆茲嘉辰其可以無頌乃顧謂某曰子實典文章其操筆以思渭既不敢辭乃稽首作而言曰昔魯侯服淮夷國人頌之而推及

於所生曰天錫公純嘏合妻壽母今我公鞭笞東夷寧一海甸是今日之曾侯也太夫人之於尊公也爲令妻共於我公不將爲壽母矣乎天之所以錫公與母者多矣渭小子從國人後敢以是爲太夫人頌賓與士相顧曰是今日之頌而或非他日之頌也渭曰是烏可量哉有待因盥手再拜敬書

贈吳通府公母夫人序　其持論不踰尺寸

楚將子發攻秦其母教之曰越王勾踐之伐吳也客獻醇酒王使人注江之上流使士飲其下流味不及

加美而軍士戰自五也與日有獻禩精者王又以賜軍士甘不踰嗌而戰自十也於是子發承母教遂為楚名將其後魏有房氏者撫子緝有母儀法度善誘嚴訓緝後守濟陰去之日吏民立碑頌德金紫光祿大夫高閭者為文稱其賢今我吳公之判紹也始自會稽史提兵禦東夷能與戰士同甘苦外攘內守吾紹賴以保全於是士民相與立碑頌公德往往遍郊墟城市閭雖多以紀其戰功然撫民聽斷之間廉靖惠慈薰積於人心而弁著於金石固若兼發與緝之

勳名而不少讓焉者豈毋夫人之訓所以益成公之德者固不異於發與緝之毋歟夫北堂之教行諸閨幃士民者不得以與聞而公之爲將與守與發若緝者相似且尊人州判公舍毋夫人而往也久矣非毋夫人之益成公德而誰成之哉今年躋八十九月某日實其生某輩感公之德而遡其所由相與告語曰公爲吾越人之壽者多矣而毋夫人實成之今毋夫人之壽越之人固咸相頌也而某輩間得侍公受教深而爲日久其於毋夫人則曾玄分也不可以無頌

頗謂某曰予號能文而齒差弱於諸君宜効其學某既不敢辭則操筆以綴曰甚哉發與緝之似公也然二君者遠矣獨可想見之耳而又况其母哉若公則固數望見者也美頎而雄視精悍氣見於眉間偉然福壽人也意必有特禀以成之而尊公之年既如彼謂非母夫人之獨厚而何哉夫不知其鑛視其金金粹而鑛必良也不知其璞視其玉玉美而璞必完也則夫占母夫人之厚者亦占諸公而已矣公尚强力茂齡有爲功德不可以量而母夫人就祿加飡且日

益康勝今茲之壽也蓋爲之恒升云爾某輩莞然而前曰是或可以爲母夫人壽矣某拜手敬書以獻

胡志甫生日贈篇

子志甫生三十其族昆弟姪某等若干輩嘉其人也必欲有所舉而難於祝謀於徐子徐子曰凡壽盖非古况三十哉無已則有說焉其勉以言也衆應曰諾徐子乃進志甫而謂曰山簡古名人也父濤爲吏部號稱水鑑而不知簡當其時簡生三十年矣方以此自嘆及簡守襄陽風流儒雅爲晉名臣父知不知無

損也由此言之人在自力耳志甫尊公以進士起家位九列忤權貴繫詔獄者十有二年志甫方弱冠已抱經爲諸生乃徒步走京師爲尊公訟寃上書闕下天子憐之又載其副本鳴叫館閣省寺諸公間尊公賴以釋尊公其知志甫也久矣始無吏部之薦而後垂襄陽之名吾願志甫之力之也敢以是爲勉然志甫文采溢出好排難解紛拯人急重信義散金靡帛而不顧有類於史所稱翩翩公子若平原君之爲者即不守襄陽於啇奚護焉又即使拓志甫之所

鶩不已。雖下視藺可也。茲因其三十而泉昆請祝也、故聊舉藺事以志之。客有善繪者在坐、予令作山藺守襄陽醉習家池圖。

贈王翁七十序

樂山　陝渠自作

蘇長公言曹魏時毛玠崔季珪用事、士皆變易車服以求名、而徐奕不改其常、故天下以為泰。其後世俗日以侈靡、而奕固自若也、故天下以為齊。君子之度一也、時自二耳。始吾之為生於縣之學也、大夫已先我名學中。當其時、大夫為生、作為舉子業有聲名、又

謂青紫亦指日可拾取又御史大夫公後也氣亦凌振於時輩郎生其衣屨無不裘葛鮮好即出當暑雨無不挾蓋隨童子及高會召客亦無不腆其圓方遇鄉里事亦曲之無縮恧及大夫長公既振漸屏于鄉而大夫春秋亦稍高矣乃棄學中生奉　制得被學宮品服其後長公成進士歷刑部郎大夫大夫郎得被其品服然其爲衣冠也猶裘葛而已其召客也猶曩時三五方圓而已至暑雨值傭作或不挾蓋隨童子遇事或不敢曲直特手自挈一鴟夷登高泛淶哦咏

終日。與盡則拂衣而起耳。夫人固有冬則寒。夏則驟煥者。此固齷齪不足道。亦有故溫其冬。涼其夏。則尤不免於有意以改其常。皆所謂內不足而與時二三也。惟大夫於此。既能一之矣。而又不出于意。不知於蘇長公所稱徐奕之事何如耶。噫殆不足遠矣。今夫物善變者則不長。故得水爲繼者。倏忽而爲螬蠐。爲蝴蝶。爲程。爲馬。爲人。一時未周。而已失其故。金投于水如是也。投于火亦如是也。故歷刼而不能毀其大夫之謂矣乎。大夫今年爲七十。長公之友某以頌屬

予故予及其宜壽之道蓋如此然大夫當四十而緜至今三十年帷中無一侍者力可以爲而不爲也此于壽不爾宜耶

賀季母吳孺人序

季母吳孺人者山陰州山文學士吳翁諱圭者之女會稽諸生子見甫諱卓者之妻布衣稱長者諱東者之子婦御史公諱駿者之孫婦而吾師長沙公諱本者之姪之婦其姑則兼宮閣禮書諡恭僖張翁諱景陽者之女其子則以少年明經起爲諸生以文高廩

再薦於鄉、而偶再落之名岱英字有毓者也、始母自
吳歸季當盛時宅火珠里處諸大人及娣姒少長間、
隨所直無一不慊當事後往往得羨且嘆晚而家稍
落及徙目連里與余家竝儆而栖門相對幾十年所、
既五十歲而孀乃賓友時時集有毓書舍、未常得聞
母一高語一笑譃聲諸黨中尊者愛慕之如女卑者
嚴事之如母直內外近服輩過造宜送迎亦不使裙
裾曳堂閾其貌象端飭則坐深帷中霜氣遙逼人冷
然若在只尺今其年七十知有毓者多哄歛買羔雉、

及請名人文以祝母而余不及厠也至是有鯨乃用酒漬一鯉鹽漬兩梟勺酒于甕可半斗許一童子擕之氏邱而來索余言余告之曰夫以母之德之長殆若天授之然者天既長其德寧忍短其年若是而人猶曰吾將取祝以長之也是謂誣天誣天悖不敢乃母德種種如右者愚所親知於他日者也敢聊書以代祝

此等可想見文長於[illegible]者

壽王翁五十序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然民則

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自少至老終不相往來而吾越之所產之需于衣也者曰苧曰葛曰麻曰木之綿曰絲之布曰絹曰綿之紬已矣而諸羅若諸紗與綾若諸織絲若諸他出蠶之户入織工染工之手者多在他方未可以指數也重利而輕生計歲而忘月以客爲家不遠數千萬里甚或僥其幸於百蠻之鄉重譯於諸大海之船者不少也況在區區九域中何所不蹄且概乎吾鄉王翁字少南者吾所好許君字懷秋者姻家也業以蠶户物入織染手用回

易以起家金鉅千其將回易也每持數日糧渡江而西不踰百里而止更西而南抵吳會不踰三百里而止一夕或三數夕而歸舍且寢于其家矣嵩其回易于彼鄉鬻若織染者以應貴富者之求耳而已則多布素裹束其衫袴即吾越之諸所產稍精如上文所列者亦未必盡褐且襲之蓋庶幾于老子所云安其俗美其服者歟今年齒始五十許君丐予言以壽之夫古今稱壽者莫老子若而道德經要旨貴廉與樸趨利不過三百里廉也自所褐襲不取奇異樸也居

其夷不涉其險翁之天資殆一二默契于老氏者歟吾以此卜其壽矣

壽胡母序 代

古今稱子之才賢者多詳於父而略於母其擇徑路取功名者多右經術而左刑名然西漢時有趙禹杜延年禹雖急於始而不能緩於終至以平稱有杜延年發霍氏之隱東漢時有丙吉有佐覽皆世稱長者也無不佩刀筆起曹史卒致九卿三公此四五公者何負經術之士哉而母之於子也如烈女傳所稱下

道歐蘇母氏無勞其父而成其子且無論若娠也居
必肅而食必忌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名曰胎教
擇良婦以提抱之慎乳婦以煦噓之名之曰保母此
又何說耶今夫天地之於萬物也生之者天而成之
者地天一施而其功畢矣地受其施其以朝夕若周
歲而成者無論也乃若豫章必七年而始芽母之於
胎子而成之之難也亦焉得不如是由此觀之子未
必皆成於父而不聞成於母經衛固不可不右而刑
名亦不可以盡左亦彰彰矣胡母子凡六其四一以

鄉薦起一以國子生待薦於京人知指右而不知四子刑名者之不可以左也知父教而成其子者矣不知母教而成者之隱而不彰也吾故於胡諸宗丐吾文以壽母之五十特舉世之左者與咯者以壽母而所謂母之子一以鄉薦名其乃與予爲同年其可謝不敏靳不壽以文耶

壽張灤州朱宜人序代

同知漢陽府十峰張先生者越之雋偉人也其次公今守灤州曰太初者少而以慧稱先生奇之將卜婚

焉而感諸夢、乃得望族朱氏、已而物色之、并朱氏女稱淑也、太初遂婚焉、時先生已謝漢陽歸矣、廉而乏、朱宜人則傾其所歸奩以給斧爨、上奉翁姬、中備戚友、下飽媵其臧獲、被祈祈僮僮然、於羹戛蚤暮間、漢陽公若灤州、了不知其乏也、於是漢陽公得一意以教灤州、而灤州亦一意於父師之教、學旣充、遂中高選、司銓者復奇之、始仕輙守灤州、灤州廉如漢陽公、而乏之亦不減漢陽、宜人損減於已所當御、不瑣細於灤州、而灤州不知有乏之、亦如漢陽公之不知有乏之也、

乃少割其羸以敎其二男子二男子甚英偉通乃擅文譽於太學中猶漢陽滦州之在疇昔擅名於郡邑也噫婦道至此亦可謂婉而盡其大目矣苟枚舉之數紙不勝也今某年月日爲宜人若干歲矣其某親某客燕京以某漢陽人漢陽公某祖也漢陽公之弟內山公㝡爲楚文宗某師也而內山公子陽和又與某同官翰林則兩世兄弟行也而太初閱考時封誥又某撰也有如是之分故於是請也不敢以不敏辭乃若宜人之壽覩德而可卜其長矣又何庸取辭於

不敏

壽某州守某君序 代

夫學生之以雋稱者以歲薦而屈矣謂選得令長佛矣令長而陟郡判屈伸之間矣然今之例非鄉科及甲以歲薦而得是者亦不可不謂之申也以郡判得守於州則大夫矣得大夫郎甲亦以為尊而榮非有廉幹惠澤及於縣之令於府之判則不能越次以超而州守者陟階非部郎則憲僉最次者則部貳並大夫而尊且榮者也外舉者不能抑內者不得以非鄉

非甲而抑之而濵之某君自歲薦而長縣自縣而判府又自府而長州其階上則將部中則將僉最下亦不失府貳矣乃懇退者屢屢百姓聞之如失考妣州士聞之如失師模士大夫聞之如失良伯仲不約而同並懇留於郡大夫郡大夫宜言曰三公九卿易百姓一口難勉慰而留之頃某年月日初度逆五旬矣而州目某者予之

也使來索予文以賀夫以予觀於某君以歲薦三仕爲縣長無閒其於仕進者也非退者也於當進而數求退是恬者也非躁者也恬

而非躁、可以卜其於民也善愛而養、其於士也善教而循、於鄉大夫也善久交而敬、郡長留之亦可以卜其善別賢與否、曰之索予文以賀其壽也亦可以卜其善事長官而非諂、蓋一舉而五善兼之矣五善者五福之徵也五福者以壽爲首也某君之壽奚待於某祝

壽諸左泉序 代

少宗伯諸公、別字南明者、有兄弟四人長曰滄浪、次曰左泉又次曰北溟而少宗伯各因其人而處之、弗

漫也當其在翰苑及宗伯時或招之使來而來之或不招之使來而自往就其教則喜其受教也或招之使來而竟不來者宗伯亦不督之者左泉一人是也左泉之爲人不薄於親不淩辱於鄉黨不疎於友不泛於檢括算籌宗伯知其然獨喜割牲緜膠召詞人與談聲偶窮晝夜無倦色一及不平事則慷慨悲歌爲覆杓者移時既而復飲不醉不已裁花養魚以觀其生意宗伯書再至亦再不往蓋略世情而尊古道其耆欲可附柴桑其自奉而取給于尉陀之橐以分

請予亦略似陸賈宗伯知其不有宗伯勢於鄉戚也故安其不就招此可以覩其平生矣其人長軀而面亦不短聲琅琅如鶴霍法面長尺壽合百此其徵歟歲其支干其五十生辰也諸鄉戚丐予祝予觀宗伯季孟間先四往者三屆指而以壽存者獨左泉耳而啜粱肉以升計酒以斗計朝飲以夜計或夜飲以朝計而容不悴顏不衰壽帶亦隱隱起嘻術家所謂面長尺壽滿百者非耶予於左泉審其為人於宗伯有分誼於請祝者亦多蓋不得以不斂辭也故述其所

付於天者、以答之云爾、

贈葛太君序　得步得景少言自遠

期人之年者必曰百歲、甚則百二十止矣、至於九十則近百與百二十矣、夫未至九十、則所謂百也者期之者也、期之、則百爲遠、遠則其享也長、長故可慶也、既至九十、則所謂百也者、特踵之云爾、踵之則百爲近、近則其享也短、短則懼、懼則不足以慶、而今葛母太君者亦既已九十矣、而慶者彌集、某某常復於所乞言劉君某趙君某曰、世有無述而徒恃於年者、當九

十則近百近百則可懼可懼則不足以慶而太君之於九十也則不然也則不然則慶也辟之陟高者千仞而將巔走則少矣回視其所歷景則多矣夫步之少不足以奪景之多則與其得于步也寧得於景也夫太君之夫子山西布政使也使賢也其子若孫並郎與士也郎與士又賢也而太君一相之以為妻一撫之以為母故其月者使之賢與郎與士之賢太君之賢之也賢之而九十矣非登高者之於步與景也其步則少其景則多者乎噫此其所以宜慶也非慶

其步也慶其景也某也幸盡得附交於太君之子孫間而判於鄂曰焜爲山人于家曰曉者尤善曩約過兩君幸一拜太君於堂竟悠悠未可得今直太君生九十矣意謂且決往而又流轉客金陵然不敢負劉趙諸君委也一日從牛首望長江呼管而書曩所負於劉趙兩君者以寄壽太君者如此蓋意亦有感於川之方至耳然而川之言也猶涉以步慶也

贈族兄序

徐自偃王入越迄今數千年吾宗居會稽自吾祖而

上代多豪雋富貴老壽之人。至吾考。若新河五叔父、西河二叔父諸君子。或爲州郡。或自部郎。俱階大夫。橫黃金而子孫亦繁多。大其門戶。美其衣食。高者以明經爲生員。次亦以氣槩雄視一鄉。少者壯。壯者老。則又相與內屐曳杖。皓首而往來於湖山社里之中。盤桓於籩豆果核之側。其所謂豪雋富貴老壽之人。蓋無忝於上代所稱者也。二十年中。諸君子之迹熄而澤微。抱經者或不得仕。富者或轉無常業。至於求諸老壽人。亦往往不及于前時。而吾宗日浸以衰矣。

然則一門之中而欲全盛全盛矣而又欲其久也不亦難矣哉獨吾西河之二兄以相傳之業抱雄偉之資敦禮讓之行以授數千金之產安享而無所升沈者兼豪儁富貴老壽三者而有之舍兄其誰哉眞可謂無忝於吾祖矣雖然之三者之全是吾諸父兄弟之所以爲兄善也而或非兄之所以自爲善者也乃兄之自善則必有出於三者之外於是兄方踰七十當生辰諸父命渭以文將率宗人賀兄於庭且日當祝顧其壽夫兄壽又何祝焉大叔大父非兄之祖大

叔父非兄之父而今某太孺人者又非兄之母乎二翁者年俱踰耄而太孺人且期矣兄固其子孫而賢者也兄壽又何視焉兄少有大志常以明經補郡學生旣而以例授典膳皋非其所樂有子某甚聰明曉禮義賢士人多與之友是舉也某以不文辭以大人命辭不得於是乎序

贈陳翁序

郡城南去三十里曰平水多巖巒谿壑之勝鄉大夫士志遊覽者往往上下其間有隱君陳翁以儉節累

重貴，敦行好禮世家，於是大夫士聞之，以道經其門，悉願交焉，或信宿而後去，如是者蓋數十年以爲常無厭也。至是年八十，某月日其生也，而子甥某者翁子婿父也，將徵文於其宗尊御史君以爲壽。御史君曰：爾表從父通政胡君在及諸胡。又曰：爾舅氏徐君在，則詣子告其事，乃子更思代子者旣不可得矣，遂將何以壽翁哉。子惟世之人多積厚居，非絨褻閉寮屏去交際之文以爲得，則必結納奔走附麗貴遊以爲榮，假借聲勢以爲援，如莊周所彌張毅養其外而

攻其內以罔其天年者皆是也翁以儉德力本積多且厚矣賢士大夫過之未嘗聞其厭倦如所謂緘褧閉槖而深居遠路亦未嘗見其輕入城市數過賢士大夫之門以成巳之援爲巳之榮此其於所養爲何如而不足以自壽耶予夙好登覽常兩走武夷千里道樂訪高人羽士說長生談玄理而不能一見翁於會稽諸山近在眉睫間者以自附於賢士大夫予過矣翁俟焉邐辰嘉節望見野服角巾二三輩坐扁舟冉冉而至者非前趙二君或吾與吾甥偕也當其時

儀別有言以爲公壽耶

奉壽馬先生六十序

嘉靖乙丑夏四月廿有四日爲吾師白峰先生年六十之生辰而葵齋馬先生覺山張君元亮龍陽趙君練龍峰陶君秀醒心徐君來卿東亭徐子棟月川丁君時泰莘野劉君尚志豫吾季君濟輩凡十有七人皆先生曩昔會友也至是先生自以候接生辰年始滿六十既三仕爲大夫以歸而諸君者且無恙遂借生辰以樂諸君乃于季春望前二日觴諸君于宅之

寧壽堂中酒數行客有顧卜長乂者持籌以起合諸
君齒秉之得千歲有奇東亭子既為文以記其事矣
而諸君者以先生縱令不預期觴之猶將及期以頌
乃醵金具尊俎繪圖而私謂渭固先生所常親授經
握筆而教以文者其令作頌以書于圖之上方渭既
不敢辭乃進而言曰諸君今日欲致頌於吾師與前
日祀千歲於師之座豈非欲吾師自今日至百千極
乂長而不已哉渭常聞申公矣其與楚元王俱受魯
詩以浮丘伯也由秦入漢歷高惠文景之世始復以

明經迎至漢廷議大禮時年八十餘矣及退而家居者復數年申公蓋庶幾百歲人也而其所治魯詩則自漢入西晉延綿於世至六百餘歲而後巳世言經生壽者必歸申公然申公壽又不若其經之傳爲尤壽吾師固治毛詩旣以明經三仕爲大夫稽始生及入仕且歷三朝今其致歸亦復數年矣而經業猶在也正使老且復召其齒當不出申公下然此特以形壽耳形壽未有踰百者而君等至欲以千計豈以治魯詩者壽止百年耳而其經之傳則五倍於其年毛

詩非魯詩比也是以至于今有傳焉而吾師治之又精從而轉相受者方景相合而環相循也豈千歲而遽泯哉是宜以千歲卜也不然將諸君之言幾於誕矣夫吾師曩與諸君以文字會於一堂退而教其弟子於塾者此經也今而觴諸君於宅諸君欲以言而致頌者亦此經會中之友也則渭之受命以作頌安得不以經哉而世猶曰申公之師浮丘伯仙人也申公師其經兼得其術遂能百歲云於是諸公可渭言遂書以爲先生壽是舉也預觴章壽堂者半去別舉

禮姪氏隨之遂不重列而葵齋先生又爲渭之師醒心君爲兄而東亭子則姪其他皆前輩若同輩友也

葵齋先生名禹錫

少保公五十壽篇

渭常觀郭汾陽王當唐天寶中值天下多事遂以朔方鎮一軍收東西都還兩乘輿于蜀陝其所平定經略俘禽破走羈縻服從之事自常山河東西若關陝河曲邠寧鄜坊地不下數千里安史李田夷夏名酋不下數十人吐蕃回紇黨項羌渾奴剌諸夷不下數

種其功烈之崇何可得而悉數之也然汾陽身爲將相僚玉其麾下宿將爲侯王幕府吏士後亦有爲將相者兩途並百餘人他若奉入賞賜之多子壻諸孫之盛覩履歲月之久蓋以千萬億計世之言榮且壽哉眞古今一人哉次則有如裴晉公其威譽德業不減汾陽而身所享食者亦大略相等然晉公起文科故所致多名士史稱其居集賢里與白居易劉禹錫爲文章把酒達晝夜相歡而留守東都時亦辟皇甫湜爲判官以渭所見我少保介公提一旅起倉猝取

名酋數十輩于虎穴中遠三吳若浙閩數千里地於將去之際使自東以南諸番夷脅息不敢西望其勳業頗有類于汾陽而公始自御史按浙至于今受命加秩以成茂功又與晉公以御史中丞視師淮蔡其後加侍郎平章招討遂用以平定蔡人者宛相似而橫戈破陣爲下論道握寸毫以斫文士之鋒于杯酒晏笑之間磊磊然燕居集賢留守東都之風烈抑不知汾陽于此爲何如也然則古今所稱文武才者非公其誰哉公今年年始爲五十歲九月廿有六日實其

生辰于是文武吏士暨卿大夫士三老子弟之在四省朝野夷夏之慕想而屈伏者咸走集遣使且謁公所活無慮數億萬人其所營則關國家千萬年之運命令　主上聖明其所以遇公既已至隆渥矣顧其榮與壽必伴於汾陽晉公所享者而後慊于人心然亦理所必至也敢以是為公慶乃若渭小子叨載筆之列在拜伏末行使君易禹錫湜等處其間上晉公壽必有弘詞以章厥美而渭淺劣不能也謹撫汾陽晉公事之稍類于公者　獻而并俟其食報之驗于

他日以仰致祝頌之意云

壽徐安寧公序

上虞徐安寧公今年壽始躋八十某月日爲其生辰而公之配某夫人亞公一齡耳予表兄趙某甥某得附交於公令子刑部君將以旦日奉所繪椿萱並茂圖以爲賀而屬言於予悉不置予自惟下士耳雖有言無足爲公賀者又遠在百里外徒閉戶伏處未常竊睹公令儀也而何以言爲然予曩歲客省市見錦中童子挾連牘過廡下取讀之累數千言已乃閱其

衡則刑部君名學詩者論宰相札也當其時宰相勢傾中外熱炙手士開口者輒陷貿於是服薦簪筆之流徒抱憤相視莫敢發以須臾而刑部君獨抗疏極詆之言切直英特慷慨歔欷讀之者夏慄而冬汗當是時天子為動色而海內直節憂時之士因其言莫不想慕願見其人者而獨吁哉然吁當壬子夏偶得見刑部君於荊川先生舟中自是遂數問其跡於往來士虞者稍及其家世乃始知安寧公人言安寧公起賢科判鎮江寶慶兩郡其後擢知陸涼及再補

安寧、則以刑部君言事、遂止不去、而家固山中也、益閉門謝事、足罕至城郭、長吏每以上賓禮迎之、亦不爲一往、而其自鎭江移寶慶也、多善政、稱循吏、已超然祠名宦中、及問其得移、則又以直道忤巡使也、夫天下人欲見刑部君而不得者多矣、況得聞安寧公之履、即使得見君、又得聞安寧公之履矣、又安　慮其壽與値其所親者屬一言以內之哉、而于今舉幸得之矣、然所謂屬一言者、政未聞其有所得也、陳咸之在漢、以直聞、而其父之敎之也以諂、至於今千載

人言其子不能無少於其父是冢難全德而譽罔流也刑部君仕居中以直忤宰相於朝安寧公仕居外以直忤巡使者於郡雖非其相約以必爲也而其守道抱貞而輕富貴若出一轍將使千載之下聞之曰某邑里徐氏父子世直臣也其於家之德不爲全而譽不爲乆乎是其去漢陳氏遠矣又況刑部君之直非成之所爲直者乎夫子之所見於刑部君者以直所聞於安寧公者亦以直則所爲丙一言以爲之壽者舍直復何言哉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然則直固

德壽也而尋猶沾沾然以久譽垂千載以爲公稱信斯言也又烏足以壽公哉

賀郁太君序

自弘治之丙辰歷正嘉隆萬于　朝爲五自丙辰至今乙亥于甲子爲三周又一紀而逾八于履爲八十亦難矣然而在女媍爲尤難女媍中在勞且勤者爲尤難或者曰凡人所閱所周與所履同矣則校其得之之難不難不宜有異也而何以獨難于女媍曰聞之于經癸之竭也女七而男八則男數恒多而女恒

少女婦而八十不爲尤難乎曰女婦同也年八十同也則難之亦宜無不同而何以獨難于勞且勤者曰兩器均量也所注水亦均入也其先竭者必數汲後竭者必踈汲也數汲而復後竭必器倍其量而注倍其入者也女婦同也年八十同也而得之勞且勤者不爲尤難乎郁太君之履也吾不知其他有子四人其長者始領鄉書于癸酉次者成進士于巳未出牧江南河北閒益賢于邦家而再次者方挂經而耕益賢于鄉里凡此者皆太君與其封公共祿抱飴提于

五十年之前而封公既往則太君者獨撫教婚娶于五十年之後者也其爲勞且勤何如也耶余所難八十于女婦中者爲太君而難之也信哉非禀倍其量者不能而賢亦賢于是始某隣太君宅某母常隔垣而語已則顧謂某曰郁夫人冬擁貂而夏披縠其享也如彼然目能洞細手尚不去針其勤也如此今宅與母俱遠矣然聞之于人太君針尚爾嘻八十人尚引針而紉其壽于他日者寧不徵于斯其爲勞且勤于前日者又寧不徵于斯耶某得交于太君諸子間

値太君生宜頌、矧余君輩爲太君家兒女姻者、復屬某以頌哉、

贈馮君序　鳴陽公父

傳曰、智勇辨力四者、皆天民之秀傑、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在三代則出于學、在戰國暨秦漢之際、則出于客、故先王分其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然後民靖而國安、噫斯言也、豈俗學拘儒所能道者哉、其在吾鄉、則待封馮君其一人也、君産南郭之墟、有田遶廬舍、當其勑傭而耕稼

犢棚鵞鴨則居然一農牧人矣及整其冠裾出爲正
長以其百里之邪君相可不閭里閒事折衷其不平拔
其所抑衆論持兩端君直取一言片約徐起而收之
以定疑難于日中則又挺然齊趙魏楚閒四公子之
所尊禮而賔之之人秦漢之際壺關三老定國是于
萬乘之前之葺也若是者非傳所稱天民之秀傑耶
苟不以富貴終其身其殆非天之意矣君于是教其
子長公舉于鄉長公于文特鈔取進士如反掌又其
人斂而與計其芨當必致大官君之享且日盛又君

長七尺腰可十圍叶音似擊考鐘賁談鋒雨集笑格格若鶴雀鼓牙噉梁肉倍數少年非百歲以下人也今始爲六十而陳君守經甫者于君暨其長公有世義以予聞常觴咏于長公間也故來以序屬而敬爲敘之

贈子錫序

子錫六十滑輩將命繪聚言以壽之子錫曰毋褻繪其令作高陽之徒雜以淳于髡之語糟天地餔丘陵埀笄墮珥而無以容吾放也而後可圖成觀者駭焉

不敢進于是舉乃渭則挾大白引滿歷階而稱曰今夫聖人之學爲聖人也天爲上人次之故曰誠者天之道而誠之者人之道古之人其幾于天之聖若此其難也有人于此羅麴蘖聚卮罍一啜而頹焉則生乎不能容一介于胸中者至此而氷融于大海水之外無一物梗隔于六合之中若此者一時之天全于酒也故聖人積銖累寸有終其身而不得者而子錫乃欲于一醉而得之君等又奚爲而駭也駭者曰是則然矣彼壞而黛者何爲者耶曰子產病其兄朝與

其弟穆之荒于酒與色也而難之而不得以語鄧析析乃以眞人許朝與穆也而不以治鄭許子產夫以子產之智鄧析之賢而交相許讓酒與色者以爲眞人此寧不有說存于其間耶今夫舉狙獮而束以周公之冠冕有時端凝而坐矣可以爲靜乎佛大弟子有具手眼各以千萬計者當其眼之照萬物也紛然無所不營而手之攫且拏也至弓矢鈴杵香華戈戟之類無物而不攫可以爲動乎于是詣駭者始悟而曰子錫之醉果若子言其殆托于酒而幾于眞乎是

壽與道之經也遂相與飲頹然而別

贈黃母序

余友鄺君之女兄爲貢科黃某配而某之父黃翁暨其配曰翁太君者鄺君女兄之舅與姑也翁太君某年月日爲八十生鄺君能文聲著甚矣不自爲文以祝太君而以屬予予辭之不得則謹書以頌曰夫鄺君與予好也君之所願祝者豈非亦余之所願祝者耶君之祝太君而願之也必將曰我願翁太君自兹以往無恙如其曩昔至百有二十齡而未已予祝之

而願之也、亦將曰我願翁太君、自茲以往無恙、如其曩昔、至百有二十齡而未已、雖然此特以言乎姻戚之情耳、無論其可不可、靡不然、至於余也、果握管以書其人、豈敢盡然也耶、可則然、不可則謹謝而去之矣、豈盡然耶、予初聞諸酈君、太君翁姓也、爲尚書公女兄、在尚書公家時、稱最淑、及配黃翁、翁邑儁也、使非太君配之、則未必宜有五子、五子亦皆儁也、使非太君母之、則未必人人皆有立、斯言也、匪酈君則然、鄉人莫不然也、匪鄉人然、以問於郡之人、郡之人亦

莫不然也是故予得而然之也屆誕而令予祝予以在昔然之故也而祝之祝之而願之亦不得不然之也否則予言雖不能以重輕人然亦烏能以不然爲然以然爲不然哉　只以然不然捭合成文

壽朱母夫人序

吾友鳴敎張子去年歸自上海上海邦憲朱君以其尊君福州公集寄而鳴敎復持邦憲之詩篇來予竊疑福州公風咏灑然無累于物而其章疏又傲然不顧其家邦憲旣大家子子立觀其詩則又富于學而

深入于理鳴教始爲弓道蔡孺人福州公讀書取甲
科爲才進士知餘姚奉化爲良父母入院爲名御史
知福州爲賢大夫居則入鄉賢者則再入名宦則孺
人助之于內也邦憲始戴既長博群書爲才子內外
交際官府錢穀事一不涉其耳目爲高人入則盡孝
養出則多交游則孺人理之于上也夫不知其妻視
其夫不知其母視其子余觀福州公之集邦憲之詩
篇雖無鳴教言因知有蔡孺人者之爲其妻與母也
世固有不盡然者必其爲妻而不類爲母而不賢者

之婦也非所以道其常也及嗚教又為予道孺人早持節處家務理錢財諸所難事使予而得早聞知則又不必慕其夫之宦跡與其子之名聞而決知其夫與子又宜有福州公邦憲之賢者也世固有不盡然者必其為夫而不中為子而不肖者之男也非所以道其常也孺人以某年月日生今年為七十壽嗚教既與邦憲善而予得以書問通好則請予為文以壽余既不能若少時為詞家文以悅人直敘茲事則嘆曰福州公既早謝事而孺人又賢且才如此厚歸于

一人豈有不永年之理哉

王撫州六十序 代

撫州公余兄宿州公之壻之父翁也宿州以茲孟冬之望後七日歸其女於公之子而仲冬之朔適值公六十之辰宿州謂余曰頃者女舅之辰也女以箴組履舄進則婦事其舅之禮也而近世婣連中尤尚者壽舉壽舉而尤尚者頌言乃羔雁若筐篚則下矣夫婦能舉于舅而婦之父不能爲女頌其舅孰頌之也其於頌言也舅能之而不代其兄孰代之也余曰能

則不敢代則何敢辭雖然有說焉夫頌者容也謂形容而盛美之也盛美之者是侈之也乃夸之頌言也異於是公以明經成進士拜行人爲　天子使四方歷刑兵郎大夫慮四江以北有能聲出守撫州則二朞年耳而遽歸也故知者爲公惜曰以資則錙也以秩則銖也是追論其往而以屈後公者然也又公歸自撫州年始艾家食者百弦朔而始爲今六十又必十年而始爲七十乃得引非七十則不聽引然躭仕者即七十或損其齡籍曰錯涅攧頽間故不知者爲

公覦日以心則素也以顏則丹也是遂論其來而以
伸俗公者然也且不見夫燃膏者乎明則人亭之竭
則已膺之矣又不見夫擊劍者乎疾則缺之徐則完
之故仕與不仕損益相半而適值其舍則蘿膏而匣
劍其為公之壽也不亦多乎哉非厭仕者亦非君以
年而易往者也故於親知若公者敢一拔其所腑焉
寧以此頌公而不以彼頌公也居家常父事其兄至
貴且老矣不變居身愼甚故輙得　典加貴其父母
者三亦以不及養至老矣恒無懽其孝且友既如是

而其慮囚江北也稱平友最發夫爲造化生意助囚書至邸稱天下第一與釋之定國爭上駟且昌後矣持壽其身乎哉

劉沅州壽序 代

劉沅州年丈届六十之生其諸宗將舉賀而徵文于不敏沅州於不敏同舉于北闈乃沅州始仕得知連江居若干年以課最知沅州也不敏亦遂巡部郡者久之明叅政於湖北當沅州爲諸生時諸生讓之不啻師傅其知連江也福之邑吏讓之不啻伯兄其知

沅也州之長亦無不讓之猶沅州之在連江也細而簿大而夷蠻徼塞之警急黑白於龍蛇赤子之間靡不巧發而徼中幕府諸大吏倚以爲臂指一日諸蠻徼賞于一幕公口訣無巳不得去慕色動睨沅州沅州奪皂隸竹臂笞諸蠻諸蠻爭塀道走此不徼覬得之于㴐人之口者他可知矣而輕裘緩帶把酒賦詩坐嘯胡牀亦爭馳羊庚詠諧時發棋難解紛收聲默然令人捧腹可少其坐方朔之堂排淳于之閣[illegible]邁城紀列仙騎白鸞上升者劉氏女也既與沅州同

姓、又隣沿于沅州、沅産丹砂、葛岣嶁求之、而僅得于岣嶁者也、沅州乃不求沅而沅自來、何兩任而兩得在神仙鄉耶、揣其朕兆、即沅州、未必仙也、其年寧可算乎、

壽篇

志所稱蒙茶乃西蜀雅州之蒙山、而世相傳云在東魯、訛也、又矣蜀蒙山有五頂、頂有茶園、其中頂曰上清峰、常有僧居之、頗病冷、一老父似仙者也、謂僧曰蒙中頂茶善療冷、非特療也、服之至四兩、地仙矣、乃

中峰最高而艸木與雲霧相蒙翳鸞鳥多出沒其間時亦攖人茶師罕至者乂用是蜀之嫡孫其爵于魯之庶矣凡人貴身而賤槖情也涉險同也一則可以壽身一則可以充槖其緩槖而趨壽之衡又不待人告而知也有一翁焉以買茶至槖鼎歲千金其後不憚江湖波濤之險道數十里之遙往往歲取燕齊金于茶復數千也翁固健且完固無令恙然乂于茶必有以蜀蒙告者翁固百十之燕齊而不一之蜀非不地仙羨者不能也他賈亦或有告之者而亦不聞有

一人焉之蜀以祈仙然諂鬼要金者比屋大抵然也翁即然似亦應率而尾之而已永聞其旨之也固知其于仙果不羨曉無羨則無豔無豔則不滑于中不滑于中則能固于外外者形也中者神也神以攝形翁自然契于蜀之僊矣仙矣翁爲誰

贈某叟序

曩聞一男子迫官逋將賣其婦相持泣于道某見之問逋幾何視其數予之婦得免于賣他日有村翁市紬得銀僞也泣于道欲經某見之問僞銀幾何視其

數兮之翁得免于經又一日一童子持主人所償人負失去不敢歸哭于道某見之問所失幾何覛其數兮之童子得免于不歸夫迫逋而不問其賣妻也用僞銀而不問其織者之苦且經也與拾其道上之遺而不問其童子之不得歸也此一等人也無責矣至有知之見之者乃若不知不見也而去之不顧者此又一等人也又有見之而興嗟若不忍其然而特阻于不忍已之物者則勝不顧者一等矣有忍已之物者矣而意或阻于妻孥之不我許而止之者又勝不

恐已物人一等矣夫專一耳而人之等有四也若此然而某盡能及之也豈非盡出四等人之上者哉某爲誰曰里中叟姓某諱某字某者也其嗣配爲某孺人斷腥葷奉釋氏而樂施舍其子某爲諸生明經而才孫四人未壯皆嶄嶄露頭角而叟所業則居貨於市夫市道多四等人也而叟悉反之豈其性然耶抑亦無妻孥輩阻其不忍者而然耶叟今年七十嗣配五十而七十者如艾五十者如壯子與孫嶄然如有立蓋相與以爲善者報宜爾也壻某徵余頌以壽叟

與姥噫以叟與姥與子若孫之素隼之也壽云乎哉

壽某刑部公七袠序

世說材之良必曰楩柟豫章杞梓爲其宜大用也然用大矣而未必靈或靈矣而未必久至靈且久則莫過於松矣圖經曰松液千歲而珀明數百年而苓游珀可以養五臟苓服之可以仙徑盈斗斛爲人獸形者人籌火而劚之其氣能射火使蝕噫其靈且久何如耶大之中梁柱小之中榱桷工師過而嘆焉頓其弟子而不去焉曰謹識之他日求清廟明堂之具是

其其也故古人至比稱於三公爵秩曰五大夫噫其爲用之大又何如耶苟爲不用則瞞千尺之溪拔萬仞之壑其高參雲而其大蔽牛風霆雪霰之所能飫而不能凋也鸞鳳島雀之所朝夕而旅禽凡鳥之所不敢望而騰也況巢乎養玄久矣綠髮玉肌時恍出而爲木客道士月明露濃步深溪往還絕蹻與世人語乎古事而莫知其爲神也記曰松柏之有心箋者以心歸松也而松之爲靈且久也益著求可以當之者誰乎吾太翁刑部公是矣翁門閥家學稱吾越最

翁起進士理大府轉遷刑部聲赫赫嶺海江南間非工師所謹識而大用於明堂清廟稱公爵大夫者耶小不合則高引遠蹈猶及侍考太翁媚之如嬰兒同背於昆弟囊無一私錢成其子鄉解親翁爲西京董賈噫此又非所云松苟不用則臨溪拔壑飽霆霰棲鵠鸞而旅禽小鳥之所不敢望者耶翁又日强詣日深而倫義日篤則記壽若松者又不足爲翁道矣以翁七十當頌也故聊用松以頌之又孫某者翁孫之婿也翁松栢也某女蘿也

賀潘叉山七十序 代范黃州

漢東海公曰、南陽帝鄉、多近親、吏不可問、今潘公之判承天、實帝鄉也、其譊設施無一齟齬之者、名大起、行且改玉矣、顧擬活一囚于要吏所、如李日知諍奪胡元禮故事、不奪則不已、遂爲要吏所中、而謝以歸、公少以易名郡學中、奉尊考命入太學、三仕判大府、歸而築室、教其子景美、亦以易名邑學、尋見紹箕輩、若諸猶子、並以文親景美、而紹堯者、則專館于公家、季孟景美間、尋于以 覲過家、紹堯曰、潘公者叔所知

也兹值七十辰㕔乞叔言以壽予謂公之履如扁師之斲輪車致堅好也官承天是行九折坂也顧坦然由之且鄰鄰有聲活一囚是馳康莊也乃不幸遇更駕蹄幾不免却輪而步雖然以一大府牧博一小四蝗蟻之生必得于彼寧失于己此於于公所稱陰德者何如哉公百歲無容頌抑亦高其門以待駟馬車耳。

（知此捽下飛不貴手）

贈朱禮部五十雙壽序 代　所代者曾爲光祿故以光祿與秩宗生論

周禮大小宗伯互掌五禮之禁令其任特重而其官今之尚書於禮部若左右侍郎是也歷代皆然入
明其重是也尤甚每員缺非翰苑儒碩常侍從帷幄供講讀其靜養動和足以贊
玄默格上下和神人者勿與何者他日麴蘖以齊酒醴和羹而鹽梅之者其責也其難也如此而我
朱公時膺
上特簡遂以左庶子晉禮右侍講如故夫麴蘖之材鹽梅之具公自裕之酒醴之任與和羹之托又他日
聖明事俱非某所敢聞也乃若公以隆慶戊辰入翰選至

於今十有七年其中侍　講幄者三年而公於是十七年中每入　朝出館歸至其邸必危坐一齋中於經史翫鉛外自動之靜內鍵而外無所膠舉其細務無私侍而目不一他營也此其於素所謂可贊　玄默格上下而和神人不知於古所稱虞廷之宗伯何如耶公始躋艾某月日實當覽揆而夫人與公偕吉羔羊之助雞鳴爲多某明末媚欲頌而未知所以頌也雖然某曩昔常從光祿後矣　朝廷百禮禮部掌其大光祿辦其細禮部專其儀光祿備其物某不敢

言其大與儀請言其細與物大約致物貴潔調物貴
和非直庖也於心亦然故晏子曰水火醯鹽以烹魚
肉宰夫和齊其過不及君子食之以平其心而終之
曰君臣亦然由此言之則知潔而和者固庖之事君
子平心之道也而君之臣又有所謂亦然者存於其
間而公之為君之臣而潔且和也固於十七年中危
坐一室者得之矣夫日食之以平其心是善養生者
也長年之助也曰君之臣亦然者倘即某始所陳和
羹酒醴之義耶某庖氏也故舉庖以為公頌且以為

夫人頌他何知公之翁泰州公某師也某知公固已素而公之子婦又某之孫也公端居一室中某得之於孫也非諛也

壽衞輝太府暴公序

知衞輝府事暴公若予年之生辰其屬吏知新鄉縣某為予戊午同年者書來索鄙言將獻以為公壽且曰公嘗為臺御史以直道聞 中朝中朝重之遂用大府以展其蘊今其為府也率以仁遇下待屬輩也有禮而多恩 中朝知之將遂其遷而更大其展也

某今也特有仰承其教而已無以仰副之也幸居茲期子其為我圖之予曰噫諒哉新鄉之述上而非諛也然新鄉也者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何者今之為御史者誠閭閻欵欵務寛大忠厚以為名即於鯁鯁諤諤少有聞也亦必坐致省寺取卿貳如指諸掌胡更煩以府哉今公而為府也則公之為御史而直也新鄉所知也曰以直而展以府則新鄉所未知也至於為府則異於臺矣何者臺猶絃也恒利其寛而府猶韋也恒利於急府遇下而率以仁遇屬也而有禮而

多恩是韋之體也而於己之所利則未必然也故請公速於遷而郎大其展亦非新鄉之所知也然則如之何曰君子亦務得其體而已矣在臺則直在府則覺公之所持者體也利不利非公之所知也若是則公之舉職知為君子而已矣寧知其他耶雖然古有為三公者尚以才而出守刕曰臺至於何武之為守也不務赫赫名而竟亦召為三公則安知新鄉之所見者不有出於予之所見者耶容有罰是者曰予且用何述以為壽于日巧於宦者擇其利不利而營則

心岐而神滑滑者非壽之徵也不巧於宦不擇於利不利而不營則心一而神凝凝者壽之徵也吾於公之不擇利與不利而有以卜公之壽也

二兒配馮太孺人生日序　　落落直書

始贈翁二兒以馮太孺人初誕丹徒而喜也特以得之晚而喜之日春秋祠祀有人幸矣未卜其他也稍長而慧乃試之誦誦斂也試之文文斂也累月日以課其積課又斂也間試以事則中無不斂而外頗闇然若不斂人翁益喜曰是子也且大吾宗祠祀云乎

哉未幾學成而生於府矣又未幾而翁往矣太孺乃
始專之專之而果弗負翁託也丙子舉於鄉庚辰舉
於會第于中士者羨其文曰某真經生也出長丹徒
歷再考聲益起仕者羡其政曰某真良吏也有司以
聞翁得贈郎知丹徒太孺得　封孺人加太及是丹
徒復　內召太孺歸自丹徒適六十辰也宗人某等
將巵於太孺而漫以言屬予當其時予偶葺宗譜稍
覺感而嘆曰士執一經以圖奮莫不欲累其積榮其
親而往往竟不可得者自郭內以外奚啻千萬戶其

人且毋論論吾譜中者盖遡自高曾上下殆二三百年童而誦太以百計成儒成生矣而卒蹶于鄉書者以十計盖第於鄉僅四老耳乃復蹶于甲四老中有秩至大夫者矣又沮于例或不及郎孺其翁嫗及之才二老耳尻兹數者若此其難也而丹徒承諸老後一旦舉得之若拍手以往掇取其所寄然而其翁叟所謂且大吾宗者又正與劉毅樗蒲叫盧輒得盧等噫亦盛且快矣哉雖然辟之於農翁耕之而舍以往不及享太孺耘之當旱曠竭汗而黧顏也而僅始薿

之用以始享於今耘之勞其少於晚耶既日穫之息

不百之太孺之年不百吾不信也

壽太僕商公八十序 代

母從舅太僕商公當萬曆丁丑二月之八日周八十辰母夫人特亟公一觴耳其長公御史方奉命按閩得便道歸省公若母于庭是日也又得覲捧觴以壽而某與長公姻也舅若母宜賀賀姻於長公賀益宜而賀必以言言則知之何哉大公始以經義起家中及對於廷歷郎署郡臬卿寺之間赫赫明明所至無不

以功名顯者及究其所由無他也深于經義而已矣叢公少時既敏膚逸倫而獨取小毛之編與其伯氏漳洲公交相夙夜既而博綜百家蓋自千百世上下之典九州海內外之物及當代朝野仕政之所須孰得孰失孰非孰宜靡不握源而肆其流是以試之於刑則刑允授之以兵則兵成授之以牧則牧事靡不舉惟其力之於戶牖者如彼是以施之于邦國者如此於是功名滿天下而家學亦遂稱於邑中眞有類於漢之桓榮所謂以父兄子弟自相師表終東京之

世無以爲雄者矣然史稱榮當顯宗朝坐天子之前面授几杖及永平初又拜爲五更史雖不著其年然几杖五更於天子類非百歲人不可夫以榮踰數十年之精於竹簡之中晚猶强力不衰踰百年而爲五更三老公亦數十年殫精於竹簡猶綰綬握符掌丹書職戎馬其勞又或過之今八十矣且炯視而躡履如少壯人使再閱數紀其于更老爲不爲未可知若曰百年眞若取左契而合之右契者矣不淤爲可賀耶史又稱榮之後有與爲御史乘驄馬憚於京師者

其曾玄輩也而公於長公廞親見其孫又覩觴於八十其觴於百年可知也不尤爲深可賀耶

壽周武清序

世固有積齡踰耄黄髮兒齒秉肥衣輕以竟其身而無所章明者是之謂盛享而鮮勞亦有被褐而飯糲瞿居而坯處積仁累義而行篤於己澤施于人者是之謂多施而嗇報二人者均是人也至於鄉人之所慕誦子弟之所觀法而與時譜牒之列三五叟老公卿大夫之所尊國志之所紀將屬之多施者乎抑屬

之盛享者乎噫將不問而可知也推是以稽於牧也固有牧是邦而擁豪乘勢假其翼齒以厚自封殖而薄於民者矣亦有戴星跋燭以疲於敉帑而瘠於己者矣之二人也其爲牧亦均迫於大吏之所推轂公卿大夫之所傾義當宇之所蔺拔而他日士與庶之所尸祝國史之所錄以首於循良將屬之薄於民者乎抑屬之瘠於己者乎噫亦不問而可知也故薄民而豐己猶之煎脂脂易盡而手隨淬也其流短也瘠己而肥民者猶之握蘭蘭已謝而室猶芳也其流長

也今計齒者惡短而羨長而爲政者顧含蘭而就脂非所以爲自壽計也吾聞羅山周侯之知武邑也自客夏以至于今僅期耳抱赤子而哺之尤問其煢獨者而先之聚士而敎之又新其宮而爲之肄其潔也冬氷其恕也春煦名四馳于衢而旌之書交至於臺而茲春之季與月之望也是其生之朝而尋之交某也屬吾言以頌之也吾深有感於侯之能提其蘭而又其芳能自壽者也故樂而爲之言也

壽學使張公六十生朝序

學使公少負奇有名諸生間蚤甚時余亦抱經晚起得望公於藻芹稍與之角藝場中而公所收門弟子多至十百皆足以弟子我者也乃公則不以弟子而視我其后公以　廷對稱上旨　賜乙科名益聞朝中自禮部出為湖湘督學使者其所錄學官弟子多至千萬滑訾及見湘中之文亦皆足以弟子我者也而公之歸顧停蓋而語我以文若有所為者亦未嘗以弟子而視我余蓋疑之曰豈以余之劣顧謬收於公耶既而曰公長者也蓋自嫌於高而顧傲之耳

不數年公提數萬師于滇與元戎會開道驅巨象四十有二雜𤨗彩鐵鎧出入洞箐猩狖間俘名酋以十數斥地三千餘里遂以功而得譴而渭則傫然守舊鄉抱寸管徙飛觴落帽於劍槊之傍為人倚馬艸檄顧亦以疑而得疾當時公為馬援而渭為酈炎夫馬援者望盛而功高　中朝諒而能訟其寃酈炎耶小儒耳其所以幸免于虎者誰之力也乃知公之生我為父母其事雖在於今日而公之誤知我而為鮑子也乃在於曩時不覩我于弟子之時不然管晏儀尉

亦足謂其猛烈

其一於鮑子者而渭頗能得其二於公耶夫古人感一飯至撰以身酬矧渭於公蒙兩殊遇如彼特欲以身酬而未有路也會公履之生宜慶且獻而公百所有又渭一所無者也何以慶且獻爲哉私念之曰操筆以頌被諸樂以歌猥附於小雅所陳南山魚麗之云者差可勉而效也而今世無瞽史空言耳不得已退而爲近世樂府小令之什付之里優當其辰各起舞而爲壽者令歌以侑尊其庶乎

點絳唇

烟水茫茫五湖深處陶朱老萬里功名一劍誰知道

閣俯流霞堦畔生芝之艸蕃筵好兒在瀛洲新寄安期棗

壽二王翁序

余見枳之丈人王道翁及翁之弟曰某者於萬曆十有七年之十一月其齒一爲六十一爲五十枳不能將羔雁以賀也而王翁並詔枳曰得而翁言幸矣奚必羔雁以通者數與王諸翁飲陰察其貌道翁色微緇是得水氣特多也兩輔並堅廣而頷骨如斗杓外向吐音鏗竹而其與人也孫是真得水者也而溪翁

色微皙亦微赤兩顴皋而膚寮哇音如鐘髮如戟爾其與人也諒是金兼火也俗謂金畏火乃不䥶金不得火則器不成以是知二翁之得氣偏爲纖水仲爲金得火而相成以故一孫而一諒金水不易壞不易壞者非壽耶母太君賢而慈而二翁奉之如春秋晝夜之循環分至啟閉罔一刻墮誤其季德翁至廉肱以療母於屬纊都衛間之扁旌其門兄弟相憐同釜而飯白首矣利則爭讓偶不利則爭安嘗一家急難則爭相先此不亦致長久之道耶德翁年未躋艾與

不預頌艾而頌未晚也

壽王鴻臚序 代是鴻臚號桐溪　稍爲點次

夫鄉飲而擇賓介與僎周家至重典也我　明承之亦至慎自洪正嘉初以前無濫厠與是者榮焉其後稍稍富人以錢買而諸生鳴贊者利之匪人輩叨微矣蕭劉兩府公接代於是舉也特謹其人有一人焉特與焉非其好也及三舉乃固遜不赴浙若南都多富子弟卽非明經於庠者亦多用輸班國子有一人焉以明經用乃考命亦輸國子亟就謁再得南鴻臚

正以考未貴也、留焉、及封典得及其考如巳職、乃疏請再三以歸侍、其考至易簀、其謹如一日凡富人自少而壯、壯而老靡、不犯宣尼之三戒者、有一人焉少戒於色、壯戒于鬬、老戒於得、教其子稱明經生、才甚且優于聲詩、一人者、如其可付以家政也、付之特召匠作一禪座、召方外講黃帝老子之術、將老此座中、夫某右舉云云事而曰、一人焉兼之者此爲誰、予見某之丈人行、桐溪王翁是也、某月日値翁初度七旬、某不敏叨督學江右、不及躬祝而見某以子婿分來

以祝詞請故祝之如右嗜翁之壽奚待于祝耶特祝其能志於不朽計耳

壽陳封君松坡序

山陰之里有長者曰松坡陳翁當茲歲十月之朏為七十生朝其長公耐菴名某以進士始知安平頃復以才調寶應者曩與某屬筆硯交旣而以女字其子某不敏盍諗松翁之履之得有年矣旣諗而忝世羲且姻也而七十曰耄者禮所尊也而又時禮所最尚也卽不敏敢不拾所諗於翁者以爲翁壽而謀詩者

往往多以其旨屬養生、蓋自薛考功尊柱下養生篇、以爲大道、謂止養生者不知柱下者也、而鄭閩滁周輩又從而廣之、以黜聰明去健羨之説、聞者滋沚然、及瑯琊氏以曇氏旨折衷諸家、云健者即剛强羨者即欣慕世紛所在、偶得矣、而錮之不令去、偶未得而涎之必使來、一錮一涎、外膠擾擾中其餘凡而翁辟業經生矣、已即罷去、罷而躬稼豐穡、不占命長公亦以經經或捷或否、否捷亦不驚、翁所堪否若兒啐弄物拈於手、既不惡而隨放、隨拈手且不知、中復何動、

羨既不萌健將何施長公拜封適當翁誕如雲兆雨觸石而興雨止雲駛翁亦未嘗習養生而無羨無欲似默契瑯琊之旨翁之百歲如羿之落羽翁日乃小嗜音樂非世淫哇默適鼓吹似亦蘇門之嘯旨小子不敏壽翁謹此

贈陳君七十序 代

吾鄉素以文高起吾輩中者有一人焉而其冢嗣君九儁其在京師亦有尤儁者一人大抵頡頏所謂冢嗣者然而又有一人焉於其文高吾輩者契而朋友

之於所謂二兆傳者、脩而師弟子之卒之文高者梁以文起歷官至提學副使兼以治兵顯此爲誰、曰內山張翁是也二傳者、一魁辛未、一魁癸未、鼎對大廷稱旨此爲誰、一諱元忭內山冢君、一姓朱名國祚今翰林修撰公者是也而師之友之者又誰也則吾友陳君桂坡者是也、君學銳而才高且練於時務初以文高簡爲生久之不得志乃從國子發身勉拜滸墅河內河內故事初謁長官、毋論簿史郎丞亦屈膝君至顧長揖再拜詣座以升長心異之河內倉儲

動以十萬計徵屬簿簿多以迓徵敘不稱君不嚴而
立辦長乃稱君於上下曰簿不惟能執禮且才君遂
擢丞靈寶貴靈寶歲徵亦兼屬君也忝文襄公世家焉
文襄家訓襃謙謹及君至以先聲河內故謹益加含
人持帖上君必曰家某老爺拜上爺所分愉悉愉無
一粒粟適矣後先沓報者爭如此無跪脂俯噫即此
三者可以知君之大槩矣久之君竟以親老乞歸不
觀擊人服其誠嘗國子客貸不責券人服其量君與
君生同學輸同北國子吾撫上谷君輩輸至上谷言

笑淡旬日夜如昨日事而君不覺周七十甲子其等以慶告吾笑曰吾少陳君若干歲毎朝起巾櫛向鏡整冠吾腮臚雪矣而吾昨者見陳君毛髮尚淋漆安得三十年後爲君作百歲文舉觴而醉耶與語今日臨鏡之笑耶告者亦掩口而笑曰此必然也

徐文長逸稿十五卷